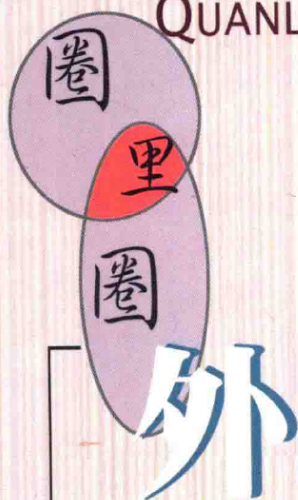


长白山作家文丛

QUANLIQUANWAI



臧世翮·著

臧世翮
① 微型
② 小说
选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圈 里 圈 外

臧世翮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严黛玲

冯 强

* 长白山作家文丛 *

圈 里 圈 外

臧世翻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长春市南关区宏春印刷厂印刷

字数：254 千字

开本：850×1168 毫米大 1/32

印张：9.125

印数：1—1000 册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6 - 243 - 2/I·18

定价：225.00 元(全套 15 册)

本册定价：15.00 元

《圈里圈外》目录

护身符.....	1
蜻蜓·找	3
放心.....	5
说教.....	7
跛脚小贩.....	9
手杖	11
银行就要下班	13
单子	16
晚霞	17
狗技	19
花朵枯萎了	21
心底的泪	23
比例	25
毛病	26
礼物	28
屁股	30
急诊	31
真假难辨	33
两个桃子	34
鸡运	35
机遇	37
后母	39
砌炉子	41
“劳动服”·“前进帽”.....	43
吹气球	45
盼	47

火候	48
一块牌匾	50
搓澡的	52
过路	54
市长乘车	56
找格尺	58
校园咏叹调	59
哥俩	61
我·儿子	63
告状	64
蚀	66
一张照片	67
交接班	69
眼睛	71
一株豆角秧	73
便而不便	75
小孩他舅	77
屋里	79
一张纸条	81
老舅	82
信	84
窟窿	86
满足	88
一麻袋黄豆	89
那座坟茔	91
步入春天	93
叮	95
传家本	98
吊灯不能熄灭	100

胖武·····	102
颤·····	104
急转弯处有块巨石·····	106
花椒粒·苍蝇·····	108
一车毛柴·····	110
我要当班长·····	112
又见莲花·····	113
楼上楼下·····	115
憾·····	117
滋味·····	119
陪床·····	121
习惯·····	123
破烂儿之家·····	124
星夜灯光·····	126
一双皮鞋·····	128
面子·····	129
两只画眉·····	130
副局级·····	132
拾贝壳的胖墩·····	134
闹心·····	135
儿子的婚事·····	137
成熟·····	139
席梦思床垫·····	140
戏言·····	142
后遗症·····	144
老宅·····	146
蹬板车·····	148
怨·····	150
点歌·····	152

卖蘑菇的小女孩	154
熟人	156
寻	159
协议	161
第二次见面	163
遗愿	165
妈妈过生日	167
借宿	168
应聘	171
客车开进了芝阳村	173
糟心	175
尤副主任之死	177
职责	179
棒槌沟里的小商人	181
门铃	183
一只花猫	184
办法	186
绝食	188
祁宝做生意	190
急中生智	192
卖茶蛋的小女孩	195
事不过三	197
门卫	199
坚持最后五分钟	201
山魂	203
抢购	207
债	208
回赠的礼物	210
用人	211

处分	213
认爹	214
绝症	216
自尊	217
稿费	218
闹中求学(外三篇)称呼 够意思 贴春联	220
下海	224
应急	226
挤	228
圈里圈外	230
戴口罩的小贩	231
笑	233
招牌	234
一个压力式保温瓶	235
诱惑	237
“我”与“鼠”	239
三个桔子	241
绝招	242
高经理上任记	244
恩师	246
坦然	248
认车	250
变态	252
误区	254
椅子	256
烧伤的女孩	257
我的爷爷	259
解酒	261
价值	263

名片·····	265
拍卖·····	267
吃“闯腿”·····	269
破碎的花瓶·····	270
爸爸让我给他理发·····	272
魂·····	274
残留在眼角的泪珠·····	275
一双奥特皮鞋·····	277
默契·····	279
撒气·····	281
老矿工陶四·····	283

护身符

二混子初中还没混完，就靠着他父亲的一张老脸，到了交通警察大队。

按说这工作满不错了，可二混子还是混。他根本就不珍惜那套庄严的警服，整天喝酒喝得醉醺醺的，甚至敲诈司机的钱财。

二混子臭名远扬，小镇上的人没有几个不知道他的。

二混子有一个同学叫任小冬，他的父亲是副县长。念初中时，二混子经常到家找任小冬玩。参加工作后，二混子去得更勤了，每当人家有个大事小情的时候，准能在任副县长家里见到他的身影。

因为二混子不怎么地道，再加上有事没事总泡在人家里，任小冬的父母挺烦他，并叫儿子少跟他来往。

但二混子不看火候，还是总去。

机关里人事制度改革开始，交警大队也实行了优化组合。经过民意测验和反复研究，二混子没被优上。

这下，二混子急了，到单位里一个劲儿地骂娘，上火上得嘴都起了泡。

二混子有点儿脑瓜。他想，事情到了这份儿上，非得找领导出面帮忙不可。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任副县长，在县里，任副县长正好分管工交系统。二混子又一想，任副县长对他的印象不怎么样，求他帮忙，恐怕不行。二混子眯缝着眼，拍着脑门儿，一支接一支起劲儿地吸烟。他妈的，老子不但要在交警大队干下去，而且还想说了算！二混子把半截“过滤嘴”往地上一扔，踏上脚去，碾得粉碎。

晚上，二混子去了任副县长的家。

家里只有任副县长一个人在看电视。

二混子敲了敲门进屋。

任副县长没理他，只顾看电视。

二混子走到他面前说：“大叔，我想求您点儿事。”

“什么事？”任副县长眼睛没离开电视。

“我被单位优化下来了，你能不能出面给说说。”

停了一会儿，任副县长说：“这个嘛，我可帮不上忙！”

“任副县长，说句痛快话，这忙，你到底帮还是不帮？！”二混子的眼皮耷拉下来了。

“你小子怎么能这样跟我说话？！”任副县长从沙发上弹起来，瞪着二混子。

二混子怒目相视。他解开上衣扣，从里面兜中缓缓掏出一个皱皱巴巴的小日记本，拿在手里晃了晃。

“任副县长，这个小本已经跟了我好久了。多年来，你家我就白来了？再说，你家小冬对我可是无话不说呀。这里面都快记满了！”二混子眼里闪着轻蔑的光。

“你……你搞的什么名堂？！”任副县长盯着那日记本，琢磨一会儿，额上浸出了细密的汗珠，“你，你把那小本给我，你的事我可以考虑。”

“任副县长，眼下这风头儿你不是不知道。”他把小本谨慎地揣进衣兜，“不过，我也是个讲交情的人，你掂量着办吧！”说完，扬长而出。

几天后，二混子就被交警大队“优”上了。

接着，二混子又去过两回副县长的家。

又过了一段时间，二混子被任命为交警大队的副大队长。

任副县长哪里知道，二混子的那个日记本里连一个字也没有。但是，它竟象珍宝一样被揣在二混子的怀里，并且决心一直揣下去……

创作于 1995 年 3 月 24 日 发表于 1995 年第 4 期
《东京文学》 被 1995 年第 19 期《小小说选刊》选
载

蜻蜓·我

“我早就说，你不是做买卖的料，嘴皮子都磨薄啦，可你总是不听，咋样？又赔了吧？”妻子在厨房里一边抹泪，一边往桌子上摆饭菜，“行啦，行啦，别再跟自己怄气啦，吃点儿饭吧！”。

我虽然早饭都没吃，但一点儿也没觉得饿。心里憋得难受，头上的火腾腾地直往上窜。

一起做买卖，别人都赚了钱，可偏偏自己……唉！我极力控制自己烦躁苦恼的情绪，缓缓地坐到沙发上，点着一支烟吸着，定睛望着天花板。

倏地，一只蜻蜓映入我的眼帘。啥时飞进来的？

那蜻蜓张开两片翅膀，仿佛一架小直升飞机，反复盘旋于天花板的四角。

这小东西，外面的世界大着呢，怎么困在屋里啦？我站起身，伸长了臂膀挥舞着，想把蜻蜓从气窗口赶到大自然中去。蜻蜓飞速加快了，而且还时时在天花板上作猛烈的撞击。

大概是气窗太小吧，蜻蜓看着不着。我索性将大窗户全打开。这回，不用赶，蜻蜓一定会自己飞出去的，可是，我的判断错了。过了一段时间，蜻蜓依然贴着天花板飞行。

我急了，找来一把笤帚，继续赶着蜻蜓。

蜻蜓见状,拼命地撞击天花板,发出“啪啪”的响声。一会,它在飞不动了,便无力地从天花板掉了下来。

我赶忙过去,发现它已经奄奄一息了。我将蜻蜓放在外面的窗台上,想让它飞走。蜻蜓费力地爬着,爬得极慢。爬着爬着,一下子掉到了地上……

我立即探出头去,瞧着这只可怜的蜻蜓,心猛地一颤:唉!我,不是傻傻地这样做的吗?!……

创作于 1994 年 6 月 6 日发表于 1994 年 10 月 8 日

《长白山报》被 1995 年第 4 期《小小说选刊》选载

放 心

丈夫有外遇，这是确定无疑的事了。

这段时间，妻子的心总是阵阵发痛，生活、工作神思恍惚。

不是明摆着嘛，这些日子，丈夫好像总有什么心事，几乎天天很晚才回家，说是去应酬喝酒，纯粹是骗人的鬼话。正常的，丈夫回来后，应对妻子亲热才对，咋就一头栽到床上，身子一弓，老是跟妻子背靠背呢？他从前可不是这样。

现在的人，学坏了还不容易，大街小巷那么多舞厅、卡拉 OK、洗头按摩泡脚等地方。

妻子越想越不对劲儿，越想心里就越堵得慌。不行，我得问个究竟，让他把真话都倒出来，然后再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天晚上，丈夫回来后便蒙头大睡。妻子气呼呼地把他捅醒。

“你说实话，晚上都到什么地方去啦？”

“没到什么地方去呀，除了酒店。”

“不对，凭我是你的老婆那么多年，我感觉出来了。”

“我确实没做对不起你的事，敢对天发誓！”丈夫一下子坐起来。

“不对，你确实做了，你应该老实交待。”

“我真的没做！”丈夫恼怒了。

“没想到你这么不诚实……，你做了就做了，谁还没个错？认识到了，改了就行呗，连错都不认，咋会改呢？……”妻子抽泣着说。

这对夫妻算是男才女貌，他们很有感情，结婚以来，一直是亲亲热热，你疼我爱的。特别是妻子，生怕丈夫有二心。

妻子老是想，丈夫连实话都不肯讲，说明他的心已经开始变了。一定要把他的心转变过来，让他诚实地对待自己，然后想办法，改掉

他的坏毛病。

妻子天天都追问他的丈夫,几乎每次都热泪盈眶。她的食量渐渐减少,夜晚经常失眠,就是睡着了也光说梦话,几天下来,脸庞明显瘦了一圈儿,她精神呆滞,像个木偶似的。

丈夫的的确确没有做对不起妻子的事,只是因为近段工作实在太忙,感到太劳累,晚上头一挨枕头,便想睡觉,丈夫如此解释,妻子总是不相信。

丈夫不忍心看到妻子再继续折磨自己,为了使妻子放下心来,他唯心地编造了使自己心悸的一个谎言:某年某月某日到某处与某某某如何如何,而且花了多少钱等等。说这些话时,丈夫的嘴唇直哆嗦。

妻子一听,心里顿时亮堂了,胸闷变得气顺。她高兴得不得了,觉得丈夫诚实,还可以挽救。

接下来,妻子趁热打铁,欣然拿出笔纸,让丈夫连夜写了悔过书,又把丈夫兜里所有的钱全掏出来,并命令他今后兜里不得揣钱,用钱时再问她要,还对他约法三章……

细细的看着丈夫的悔过书和桌子上的钱,妻子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她勾着丈夫的脖子,深情地盯着他,脸上绽开了笑容。

这下,妻子总算放心啦……

创作于 1997 年 11 月 2 日发表于 1998 年第 6 期
《微型小说选刊》

说教

厂工会戴主席把老太太劝走了，就马上到车间叫老太太的儿子梁福堂。

戴主席横眉立目，像押犯人似的将他带到了办公室。

梁福堂站在屋子里，两臂下垂，瞪着双眼畏怯地瞅着主席，大气不敢喘。

两千多人的大厂子，戴主席的严厉是出了名的。他是厂长的师傅，连厂长都敬畏他三分。

梁福堂知道主席为啥找他，因为有人告诉他他母亲来找了主席。

“没出息的东西！简直给咱们厂丢尽了脸！”他颤抖地点上一支烟，“哪能这样对待自己的老人，都快八十岁的人了，你不养活谁养活！还想往哪里推？！向你爹要几个钱不应该呀？她是你母亲，你的生身母亲！你有赡养的义务！懂吗？”声如洪钟，主席声调有点儿沙哑了。

梁福堂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勾着头不吱声。

“咱们对老人就应该孝敬，老人辛辛苦苦地拉扯咱一辈子容易吗！一把屎一把尿的！什么时候最用得着儿女？就是到老了呗。吃的、穿的、住的都得好好照顾呢。别说我们有这条件，没有条件咱们饿肚皮也得先给老人！”他慢慢地踱到窗前，看看外面的一棵残枝败叶的老榆树，深有感触地说，“我的老母亲今年都七十有五啦，在我弟弟家，每年我都去看她老人家好几回，月月给她寄钱。只有这样，我的心里才踏实呀！”戴主席看看梁福堂有点转过味儿来，进一步开导。

停了一会儿，转身走到他面前：“你打算怎么办？”

“主席说呢？”声音很低。

“这样吧，你拿一百块钱，抽时间到我家去，我和你一块先给老人送去，再安慰安慰她老人家，一块定一定今后如何赡养。”

真不愧是领导干部，说话办事头头是道儿，就是比咱开通，梁福堂抬起头瞅了瞅主席，苦笑着挠了挠头。

星期天一吃完午饭，梁福堂拿了钱去找主席。

刚想推屋门，里面传来了一个老太太嘶哑哭诉的声音：“小兔崽子，狼心狗肺的东西！都快三年啦，你到老二那看过我一次吗？一年到头见不着你一个‘子儿’，老二撵我到你这，你说没地方住，要钱还不给，怎么？！拿你娘当球踢呀！还当什么工会主席呢，狗屁！……我造了哪辈子孽呀！呜……”

梁福堂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呆住了。

创作于 1992 年 1 月 28 日发表于 1993 年 1 月 29 日《城市晚报》